

成都：一个延续两千年的民族协作传统

成都在汉藏民族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

成都在汉藏民族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其历史与汉藏民族交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先秦时期开始，成都就是连接中原与西南的重要通道。在汉藏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成都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枢纽。成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汉藏民族交往的重要节点，也是汉藏民族协作传统的重要载体。成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汉藏民族交往的重要节点，也是汉藏民族协作传统的重要载体。成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汉藏民族交往的重要节点，也是汉藏民族协作传统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 成都；

[中图分类号] 1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1

这样几个理由：
热情，不会因
他们对于这座城市产生一种亲近感。

更。4. 成都 个小时飞机就回家了, 是我所接触 有普遍性的印象和认识 我, 近些年 藏族人在成都买房的很多, 尤其是春节 去西藏温暖, 于是全家到 生活。开春 一天天炎热以后, 他们又 只是我们 罢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在 一个重要特 包容”。从以上藏族朋友对 是很客 切并受到周边地区及民族 与传统 问题很值得深入探究。对一 几十年 来, 往往需要漫长的历史积 的汉藏 合作的案例。本文拟对此案 传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但透过此 力的大型城市, 在汉藏民族传统

长 蜀 晓 两 千 年 “ 谜 底 ”

富、最具 料价值的史籍, 无 的一部地方志, 可谓中国地方 会, 目前我们对公元前 316 年秦 的了解和认识, 均来自《华阳国 些考古发现的认识, 均有赖于《华

《华阳国志》成书于晋代 江原人 (即今成都附近之崇州) 。史 载他撰著《华阳国志》时, 及西南之地理、历史及风土社会。② 我们现在所知晓的“成都” 是《华阳国志》。所以, 《华阳国志》对 我们认识和了解成都的 成缺 史书。

《华阳国志·蜀 之西 (即成都之西) 岷江上游“汶山郡”时, 有 一条重要记载:

夷人冬 反落 岁以为常。③

“汶山郡” 的一个郡, 主要在岷江上游地区, 郡治在今 阿坝藏族羌 上游“汶山郡”的“夷人”冬天“避寒入 蜀 唐任 这各 被古 蜀 国 时 被 此 所 撰 《 华

是汉文史籍中最早关于青藏高原碉楼的记载。此记载说明，至少东汉时期岷江上游的冉駹夷已有建碉楼的传统，当然也产生了与之相应的砌石技术。需要注意的是，《华阳国志》和《后汉书》所记“入蜀为佣”者，均是在“汶山郡”的条目下。^① 史籍也明确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在冉駹夷地界设“汶山郡”。^② 既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明确记载，建“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之“邛笼”的正是冉駹夷，则当时岷江上游“入蜀为佣”者，正是有着建“邛笼”传统的冉駹夷人。

对“入蜀为佣”者是有着建造“邛笼”传统的冉駹夷人之事实，尚可由以下两点得到有力印证：

其一，1942年马长寿通过对嘉绒地区为期半年的调查，进一步确认史籍所载“冉駹地理环境，与今嘉绒区全合”，^③ 从而得出“古之冉駹”即“今之嘉绒”的认识，并确定他们正是建造碉楼的人群：

今四川茂、汶、理三县，以岷江为界，自岷江以东多为屋宇，以西多碉楼。且愈西而

言之，碉楼的分布与嘉戎的分布是一致的。^④

其二，笔者在做青藏高原地区碉楼的整体调查与研究时，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岷江上游嘉绒藏族地区是迄今整个青藏高原范围碉楼建造最为普遍的地区。嘉绒地区不仅碉楼分布最为密集，也是数量、类型最多的地区。从造型上看，嘉绒地区碉楼从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到十三角均有，具备了碉楼的所有类型。从功能看，则分别有家碉、寨碉、战碉、经堂碉等，按当地民间说法还有公碉、母碉、阴阳碉（风水碉）、姊妹碉、房中碉等。^⑤ 从碉楼分布的密集程度看，嘉绒地区亦堪称青藏高原之最。从碉楼数量看，嘉绒地区也是目前青藏高原保留碉楼最多的地区，属于嘉绒地区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因保留有碉楼562座，被人们誉为“千碉之国”。^⑥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华阳国志》《后汉书》所记岷江上游地区季节性“入蜀为佣”者，正是冉駹部落的夷人。从《后汉书》关于“邛笼”的记载看，在东汉时今嘉绒藏族的先民冉駹人已经有建碉楼

今天,在中国西部最靠近民族地区的昆明、成都、西宁和兰州四大省会城市中,成都已成为向民族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辐射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城市,成为青藏高原地区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选择退养、居住、就医、观光购物,以及年轻人求学、创业,实现梦想及享受现代都市生活的主要目的地。成都出现了除拉萨之外销售藏式工艺品、宗教用品的最大商业街——武侯祠商业街,也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诸多藏族人居住社区,如武侯祠、双楠、茶店子、营门口等地,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入往往按不同地望、籍贯结伴居住。藏语有卫藏、安多和康三大方言区,因成都集中了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藏族入内部遂将成都戏称为藏语“第四大方言区”。都江堰成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后院”,从阿坝州移居都江堰的人自嘲为“十三军”(因阿坝州共有13个县,故名),当地人也亲切以此称呼他们,此称谓带有四川人特有的幽默意味。成都双流(原为县,现为“双流区”)因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移居成都的集中居住地,甘孜人遂将双流戏称为甘孜州“第十九个县”。除此之外,在成都周边的温江、崇州、邛崃、郫都等地,都居住着大量来自西藏、青海、甘肃乃至云南迪庆的藏族入,他们往往以原所在地三五成群集中购房居住,或是选择“候鸟型”居住模式。成都及其周边平原地区之所以受到青藏高原地区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青睐,成为其退养、居住、求学、创业、就医,乃至观光购物、享受现代都市生活的主要目的地,除了气候温暖、经济发达、生活舒适等特点外,也与成都人自来乐观幽默,对少数民族同胞“包容友善”的传统密切相关。这种历史传统与人文禀赋,使成都受到青藏高原地区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高度认同与青睐。记得有一段时间,成都五城区内限制外地人购房,一位拉萨藏族朋友对此深感遗憾,对我说:“能不能请老师帮我们呼吁一下,很多拉萨家庭听到这个政策深感失望,断了我们在成都居住和享受现代大都市生活的梦想。”我国在民族政策方面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即“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同奋斗,共享社会发展与繁荣成果,正是我党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

成都平原居民同青藏高原藏族先民间延续两千多年的协作互补,是民族“共享”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成都“包容友善”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成都受到青藏高原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认同与青睐,形成普遍“共享”的重要缘由。

[本文责任编辑 王维强]

